

芸窗昏曉送流年

懷念潮劇學者林淳鈞



吳國欽

林淳鈞先生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告別了他終生守望的潮劇事業，告別了親人好友，駕鶴西去，享壽八十八歲。

我和淳鈞兄有着六十多年的交誼。一九五九年，我們同是王起教授指導下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戲劇評論小組成員，一起看戲，一起討論與寫文章。淳鈞兄用林牧的筆名在《羊城晚報》上發表過幾篇文章，文筆流暢優美，我非常心儀折服。同一年，廣東潮劇團首任團長林瀾到系裏物色人才以改變潮劇團人員的知識結構。他調走了畢業生李國平、三年級學生林淳鈞和我，但我考慮到才讀了兩年大學，學習時間不夠，婉拒了。臨別時，我在淳鈞兄耳邊悄悄說：「將來找個女演員做老婆！」淳鈞兄是老實人，聽我這樣說，耳根早紅起來，很不好意思地笑着。後來果不其然，淳鈞兄娶了潮劇著名刀馬旦謝素貞為妻，組建了美滿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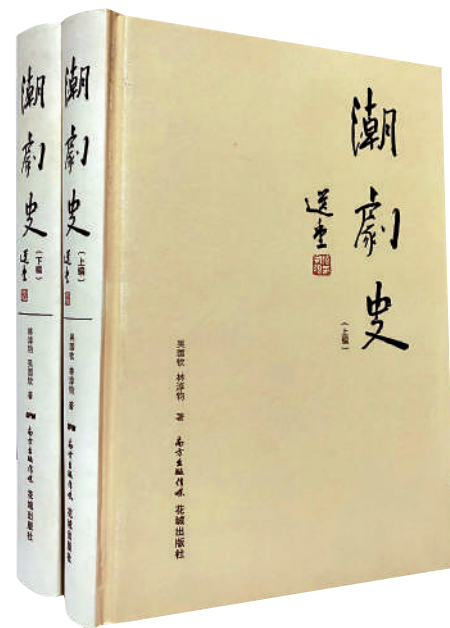
淳鈞兄到潮劇團後，從最基層的工作做起：場記、資料員、秘書、藝術室主任一直做到劇團副團長、劇院副院長。他這輩子對潮劇事業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他的三部著作上：

其一是一九九三年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潮劇聞見錄》，淳鈞兄是個「資料癖」，

耳目所經，勤加載錄，平日對潮劇資料投入極大興致，有些資料是別人扔到垃圾桶裏，他從垃圾桶又淘回來的。我們從《聞見錄》的篇目，也可以感知該書在潮劇史上的地位，如「潮劇名稱的演變」、「潮劇班的組織」、「戲班的習俗和規矩」、「四十年代前潮劇班盛衰紀略」、「童伶面面觀」、「名伶知略」、「文武伴樂的發展」、「潮劇特有的髮髻——大後尾」、「戲箱」、「戲館」、「戲匣（戲稅）」……光列出上篇還不到一半的篇目，這部著作的分量掂之即出。《聞見錄》帶着歷史的印痕與潮劇文化的基因，披荊拾華，成為潮劇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奠基性、資料性的著作。

其二是淳鈞兄與陳歷明合作的《潮劇劇目匯考》（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潮劇今存二千四百個劇目，《匯考》以考索為經、演出為緯，配以軼聞諸項。每個劇目即考其由來，敘其演變；還有該劇目之演出情況等等，不難想見，這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有關潮劇劇目的基礎工程，全書用力之勤，究學之審，工作之艱巨、細緻、繁瑣，不難想見！

其三是淳鈞兄與我合著的《潮劇史》（二〇一五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關於《潮劇史》的成績，我只說一點，以免有自詡之嫌。以前學者證潮劇起源，皆以明刻本《荔鏡記》為起點（嘉靖四十五年，即一五六六年），但《潮劇史》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證實潮劇起源於明



▲吳國欽、林淳鈞合著《潮劇史》。

代宣德（一四二一至一四三一）年間的《劉希必金釵記》，因為《金釵記》出現大量謠諺，且有眾多潮州元素，如方言俗語、土談習俗名物之描寫、改編者為了讓潮州百姓看得懂、聽得明，將南戲《劉文龍菱花鏡》改成適合潮州演出的《劉希必金釵記》改編本由在勝寺戲班演出。所以《金釵記》的出現，宣告了潮劇的誕生。《潮劇史》把潮劇產生的時間，向前推了一百多年，即是說，潮劇距今已有近六百年歷史。

這三部著作，奠定了林淳鈞作為著名潮劇學者的地位。淳鈞兄早年還與許實銘合作編寫了《姚璇秋》一書，後來還有《二十世紀潮劇百戲圖》、《潮劇藝術欣賞》、《歲月如歌——潮劇百年圖錄》，與梁衛群合作《句句都是翰林造——潮劇錦出戲匯編》等等。此外，還參與《潮劇丑角表演藝術》、《潮劇旦角表演藝術》、《中國戲曲志·廣東卷》、《潮劇志》等的編寫工作，撰有數十篇論文。

學術研究，是戲曲事業重要的一翼。淳鈞兄的離去，是潮劇學術界的重大損失。嗚呼，梁木崩摧，痛乎惜哉！風範長存，事業永在。臨風回想，痛徹心懷。

走親戚



劉世河

「大年初一頭一天，過了初二過初三，元宵節後接着過，不出正月就是年。」這是我童年記憶裏，魯北地區可謂老幼皆知的一句順口溜，意思是彼時過春節，只要不出正月就還是年。而正月裏最重頭的戲分，便是走親戚。

應該說，那時候的走親戚，才算是貨真價實的「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鄉下，自行車尚未普及，人們出行基本靠雙腳丈量，雖慢，卻「足」見其誠意。而且走親戚也絕非亂走一氣，而是頗有講究和排序的。大體上就是先至親後遠親，最後是朋友的流程，正應了「走親訪友」那句俗話。

最隆重的日子當屬正月初三，這是嫁出去的女兒回娘家的日子。每逢此日，父親和母親都起得很早，母親收拾屋裏，父親打掃院子。簡單地吃過早飯，母親便着急慌忙地來到大街上，然後揣着手站在那裏朝村口眺望，直到兩個姐姐前腳後腳，相繼走進她的視線。

接下來的幾天，也是拜望姑舅姨娘啥的近親，尤其初五，老家素有「破五」之說，故有所禁忌，但親人間無妨。記得那時我就往往趕在初五這天去給舅舅拜年，起始我還有點怯意，結果舅舅大手一揮，嚷道：「外甥看舅，啥說沒有。」一下子顧慮全無。

彼時走親戚，還有許多趣事糗事記憶猶新。當時隨母親去外婆家，外婆的婆婆還健在，而且已是九十幾歲的高齡。老太太雖然耳不聾眼不花，卻十分怕死。每年除夕的餃子都堅決不吃，她說，不吃餃子就等於沒長一歲。而至僅在「九

十八歲」這個年齡段上，老太太就原地踏步了好幾年。如今每每想起，都忍不住啞然而笑。

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我和小妹非要跟母親去她的一個在縣裏當幹部的表哥家走親戚。只是每次出門前，母親總要先給我倆做點飯，而且只讓我們吃半飽。我好奇，便問母親，母親笑着說：「路遠，怕你們半路上走餓了，先墊墊。」對母親的話我深信不疑，只是如此一來，等到了表舅家再吃飯時，面對那些平日在家裏極少見到的好飯好菜，儘管很想飽餐一頓，怎奈腹中早已有「半飽」墊底兒，只能望餐興嘆了。

母親總是故意轉過身去不看我們，直到後來，我們都長大了，有一次閒聊，我和小妹又想起這件事來，便問母親，那「半飽」到底為啥？

母親立即就笑了，隨後不緊不慢地說：「說來也是當爹娘的慚愧，那時候咱家窮，虧了娃們肚子，娘就是生怕你們到了表舅家見到好吃的就沒命地往嘴裏塞，那沒出息的吃相讓人家笑話，被人瞧不起，所以娘才先讓你們在家先墊墊的。」

「那乾脆讓我們先吃飽得了唄，到親戚家我倆直接就不動筷了，豈不更顯得有出息！」我倆故意逗母親。

母親卻擺了擺手，連聲說：「那可不行，不動筷，一是對親戚不禮貌，再說，那些好飯好菜的娃們光眼睜睜看着，卻一點也吃不下，當娘的心裏也不好受啊。」

本來我和小妹都腳足了勁兒要為當年的這件趣事開懷大笑一番的，可聽母親這麼一說，卻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了。我扭頭看了看小妹，和我一樣，她的眼睛裏也早已蓄滿了亮閃閃的淚花。

我的香港「年」



君子玉言 小香

算起來，在港工作期間，過了好幾個春節。香港過年，有年味，有氣氛，有好天氣陪襯，有好吃的烘托。年就像「年」，有「年」的樣子。大街小巷提前一個月就掛紅添彩。大型購物中心布置起有生肖動物的擺設，中環連卡佛，金鐘太古三期、統一中心連廊，銅鑼灣時代廣場等商場的中庭，以及一些酒店大堂，都會設置一些創意造型，可愛喜慶，引來不少人拍照。時代廣場前年年主題不同，可看可轉可拍照可觸摸。若打卡，足以集齊十二生肖。街頭巷尾的小店小肆也會貼花紙春聯，年桔更是家家戶戶必備，取「大吉大利」之意。

年的氣氛就這樣烘托出來了。

最有感覺的要屬灣仔利東街。利東街橫跨莊士敦道與皇后大道之間，過去是印刷店集中地，特別以印製喜帖、利是封和揮春著名，又稱「蘭帖街」。後經改造，成為一條佈滿優雅精緻小店的現代商業街。二百米長的巷子，盡頭有一對穿中式紅衫的胖公仔雕塑。沿街綠樹花卉井然有序，有座椅供人休憩，點綴有趣的雕塑，是另外一種討喜。

香港街道狹窄，利東街的設計化弊為利，巧妙利用了兩邊的樓宇，不同節日懸掛不同的造型，營造出一片彩色天空：中秋的超級月亮（連月球上的撞擊坑都模仿得十分逼真），聖誕節的金色振翅天使，春節的大紅燈籠。百餘米長的一道天際就是整整一條治愈系。

那麼多節日，那麼多創意裝飾，唯利東街春節大紅燈籠最為經典，幾乎成了香港過年標配，必有必看必拍。坐叮叮車路過時遠遠看一眼也好，放工走路回來特意穿行一下也好，馬上心情就煥顏了。

六百八十八個大紅燈籠，往前看連綿不斷，往上看綴珠串，像一張

張綻放的笑容。有時燈籠上還有金色亮片裝飾，中間的小廣場擺上生肖小動物。遊人如鯽，彩光閃耀，一街的紅紅火火，滿天的團圓喜慶。

插話說，尋常日子的利東街也是治愈系好去處。記得有一年打風天（好像是二〇一七年的卡努），與朋友到利東街一家cafe吃brunch。各色麵包咖啡秀色誘人，吊燈花窗精緻古典，窗外一樹黃花搖曳，還有那位忙忙碌碌卻始終笑容滿面的墨西哥小哥……一群港漂流連了半天。

逛花市是港人春節傳統項目。每年年宵花市在全港十幾個地點開場。常去的是維園花市，離得近，走路十幾分鐘即到，規模又最大。紅的火鶴，橙的年桔，紫的蝴蝶蘭，整個維園球場如一片大花園。

朋友雄哥和太太，每年過年都要買好多花，擺滿庭院陽台，尤其多的是各色蝴蝶蘭，真會把蝴蝶蜜蜂招來。雄哥夫婦好客，春節期間客人不斷，有時家人客人加起來達四十多口。一院花，一屋人，一桌飯，雄哥年過九旬的老母親有時會從樓上下來，握着我的手聽唱歌，四世同堂的融融之樂，真是過年啊！



盆菜、年糕也必不可少。年糕有甜的紅棗糕、椰汁糕，鹹的蘿蔔糕，陳太敏姐每年手做蘿蔔糕，不輸買來的。吃法上，切成小塊蒸了再煎，又香又糯。盆菜裏都是好東西，魚蝦肉鋪了幾層，大家圍坐一團，吃起來很有喜慶氣氛。我吃不多少，但喜歡這喧熱的氛圍。

封利是也是港式年俗。長者、小輩、未婚單身、司機保安、員工、服務生……是受用利是的主要群體。多則一百、少則二十蚊，一個春節要給出不少。所以每年春節前，銀行都要給客戶準備利是封，有人也自己定製。人們的銀包裏要備足一打塞了不同面額利是的紅包，視情派發；服務生最愛穿着帶大兜的衣服，特別殷勤地跟客人說「恭喜發財」……

近三年因疫情，年的味道五味雜陳。

二〇二〇年春節，姐姐來港，我們去維園逛花市。當時疫情已在遠方狼煙初起，我們同許多港人戴着口罩，口罩還是姐姐帶來的，當時市面上已經很難買到了。所以那年逛花市的心情有點特別。節後遠赴異國離島，太平洋深處的短暫幾天恍若世外桃源。

疫情之前，香港每年在幾個重大節假日舉行煙花匯演，「七一」回歸日、國慶日、元旦除夕和大年初二。會展中心、維港附近的寫字樓都是很好的觀賞點。有人特意每年大年初二訂好附近餐館的包廂，邀上親朋好友闔家團聚賞煙花，一舉兩得。若是站在自家樓頂平台，也可望見一角。煙花船停在維港，海面上空花團錦簇，七彩流光。

二〇二〇、二〇二一、二〇二二這三年的年夜飯，與阿棟等好友，綠蟻新酒，紅泥小爐。Connie、雄哥邀至家裏同家人一起團聚。疫情紛亂時，在港期間最後的「年」，也是最暖的「年」。

▲利東街大紅燈籠高高掛。 作者供圖

琥珀：波羅的海黃金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近日推出展覽「琥珀：波羅的海黃金」，展出來自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拉脫維亞國家藝術博物館、香港夢蝶軒等，共二百四十件琥珀珍品。展期至四月十一日。



如是我見 陸小鹿

讀張愛玲的《金鎖記》，記住了開頭的一句話：「年輕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張愛玲素喜在文中植入自己喜歡的物品，足見朵雲軒信箋亦是她的心頭好。在舊時，朵雲是書信的雅稱。朵雲軒，主售文房四寶。狹義上的文房四寶指筆墨紙硯，廣義可涵括茶壺、扇子、書架、香爐等等書齋裏的裝飾品。即便我非古玩界人士，亦聽過「北有榮寶齋，南有朵雲軒」的說法。南方的朵雲軒，總部即位於繁華的上海南京路東路步行街。灰瓦紅木高樑，店舖古色古香，黑色招牌上寫着金色的「朵雲軒」三個字，大門兩邊掛着一副對聯：「門通九陌，藝振千秋，朵頤古今至味；筆有三長，天成四美，雲集中

外華章」，聯中巧妙地嵌入了「朵雲」二字，使人一讀便覺古韻高雅。

我來朵雲軒，並非為了買東西，只不過為了瞧一瞧。新近開始練習字畫，對朵雲軒自是多了一份關注。走進朵雲軒，如同走進了一個小型古玩博物館。店內大廳做了挑高設計，櫥窗內陳列着琳琅滿目的茶壺、印章、信箋、毛筆、宣紙……單茶壺造型來說，就分六方掇球壺、升方壺、扁櫻壺、漢瓦壺、三友壺、禪燈壺、金牛壺等等；從製作泥料來分，又有大紅袍泥、朱泥、清水泥、紫泥、段泥等不同講究……如此精深細膩，等待我揮灑激情和時間去探索。

朵雲軒，還像是一個微型美術館。大師們的木版水印畫，靜悄悄掛在牆上：林風眠的仕女、吳昌碩的花卉、齊白石的蘿蔔，鄭板橋的墨蘭、徐悲鴻的奔馬……木版水印屬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它集繪畫、雕刻和印刷為一體，根據水墨滲透原理顯示筆觸墨韻，可以逼真地複製各

類中國字畫。原來，複製字畫的技術也可以成為一門非遺。近距離站在畫前，完全看不出一點複製的痕跡，這使我不免感嘆，祖國的傳統技藝真偉大。

朵雲軒，還是一個引人遐思的地方。樓上既是藝術品展覽區域，同時也售賣字畫。既有百年前的大家，亦有當代的九〇後〇〇後藝術家，也看到一些殘缺的藝術品價值不菲。漫步其間，好似在蒼翠百年的名人沙龍裏神遊，我不禁也做起了發財夢，該留點什麼給我的後代呢？

人於沉浸之時，總是不覺時光溜得很快。不知不覺，我竟在朵雲軒裏消磨了兩個小時。離開時，耳邊響起徐志摩的一句詩：「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又想起紀德的一句話：「我的愛消耗在許多美妙的事物上，我不斷為之燃燒，那些事物才光彩奪目。我樂此不疲，認為一切熱衷都是愛的耗散，一種甜美的耗散」——這個下午，在朵雲軒裏，就有一種愛的、甜美的耗散。